

红岩青松



短篇小说集

红岩青松

中国人民解放军 6408 部队政治部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红 岭 青 松

短 篇 小 说 集

中国人民解放军 6408 部队政治部编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1/4 插页 7 字数: 151,000

1973 年 3 月第 1 版

197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0

统一书号: 10102·605 定价: 0.48 元

写在前面

为增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自觉性，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举办了部队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收入《红岭青松》这个集子中的二十篇短篇小说，就是学习班创作的部分作品。

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来自部队基层的干部和战士，大多是第一次写作。学习班期间，大家以《讲话》为指针，认真地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狠批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经过多次反复实践，终于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这些作者怀着为无产阶级牢固占领文艺阵地，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强烈愿望，力图从看书学习、路线教育、军事训练、战备执勤、支工支农、医疗卫生以及军民团结等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部队在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以来出现的大好形势和火热的战斗生活。但是，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作品离我们的愿望还有相当距离，有的还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殷切希望广大工农兵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四〇八部队政治部

一九七二年十月

目 录

炉红火旺	史炜东、姚良久(1)
三炮手	张京生(13)
彩云	李 涓(24)
号声嘹亮	肖 作(40)
球赛如期举行	陆 中(48)
淮水奔流	王绍华(56)
绷弦	卓文定(67)
红岭青松	刘爱武(78)
“机动班长”	叶秀根(90)
激流勇进	夏之火、胡天水(97)
银线万里	张阜颖(108)
风波	刘汝凌、汪晓佳(119)
夺旗	戴庆中(133)
志愿	黄爱民、陈一兵(147)
归队	薛宣和(154)
选路	柳 石、凌 芭(164)
查线哨	董永龙(174)
进山	王洪全(186)
考核前后	孙顺其(198)
禁区炮声	丁 马(207)

炉红火旺

史炜东 姚良久

三九寒夜，北风凛冽。一支全副武装的野营分队，疾速地前进在崎岖的山路上。借着淡淡的月光，可以辨认出队伍前头一面战旗上绣着的几个金黄大字：“钢铁八连”。

“英雄连队继传统，今天更有英雄在。”你看这八连，野营五天，步行四百多里，可军容风纪、武器装备并没有半点差弛。人们也许会以为，这么一个好连队，一定有一个硬梆梆的连长喽。这话只对了一半。

怎么只对了一半呢？你看走在队伍前面的王刚。这个从警卫员干过来的连长，刚提拔不久，论年纪不过二十五六，长得身高体棒，肩宽腰细，蚕眉圆脸。这么个结实的小伙子，当连长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真正领着这百多号人前进的，却是走在尖兵班的那位老同志——二十三年前的八连连长，现任团长方明。

自从野营以来，方明按照党委分工就一直泡在八连。别看他平时走到哪儿，哪儿就响起笑声，训练起来，他可是锤子打铁，钉是钉，铆是铆，要是发现谁的动作不对，当场指出，把你闹个大红脸，然后亲自做给你看。因此，战士们特别

愿意和团长在一起。为了带好这些年轻人，团长付出了多少心血啊。几天来，一直在结合实际传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军事原则。有时带着王刚爬上一个山头，要他选择阵地，布置火力；有时又带着他钻到树林里，教他派设观察哨。根据各种情况安排行军序列，指挥部队进行敌火下运动，三九寒天如何露营等等，都是团长给王刚讲授的课题。有时还突然给他出个情况，要他处理。当然，开头王刚免不了当几次“红脸关公”。可是，“吃一堑，长一智”，王刚巴不得团长多出几道难题才好呢。

“报告连长！”尖兵跑来向王刚报告情况，“前面已经快到黑龙江，过了河离宿营地只有两三里路了。”

“黑龙江，太好了。”王刚心里早已盼望的夜渡黑龙江终于来到了，咋能不高兴呢！

早在一九四八年，八连在连长方明率领下，为了追击南逃的敌人，越山过水，一口气整整追了三天三夜，打了五个硬仗，来到了这黑龙江边。可是，狡猾的敌人在渡过后烧了船，炸了桥。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可是方明没有丝毫犹豫，一挥手率领战士们抢渡黑龙江，连追了十多里路，终于全歼了逃敌……

“这一回呀，嘿！”王刚想着，猛地右拳一挥，回头命令说：“跑步前进！”话音没落，“啪、啪！”前方升起了两颗绿色信号弹——“敌机空袭”。王刚知道，这又是团长出的题目，回头大喊一声：“隐蔽！”一眨眼的工夫，一百多个人好象都从地面上消失了似的，只剩下一条小路在月色中静静地躺着……

部队来到黑龙江边。王刚抓过一根扁担，“噗嗤”一声

跳入水中。哟，真是腊月里，河水刺骨。王刚浑身打了个寒颤。他用扁担这里戳戳，那里捣捣，一直走到河中心，还好，最深处没过胸，可以涉水过河，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正是摔打部队的好机会嘛，团长准会同意的。他拿定主意，回到岸上，说：“准备下水！”

“报告，团长命令上船！”尖兵跑来向王刚说。

“上船？”王刚被弄懵了，还没来得及细问，已有几条渔船从湾里驶过来了，为首的一条船上，团长正和一个老渔公一起摇着橹。

团长方明，高高的个儿，显得有些消瘦。多年的部队生活使他的背微向前倾，使人感到他总在风尘仆仆地向前赶路，略为稀疏的眉毛下，一对眼睛一遇到问题就会眯缝起来，用战士的话说：“团长的眼睛一亮，我们就净等着打胜仗。”初次见面的人，光看他的脸，总以为他很严厉，的确，眼下他对王刚似乎是挺严厉的：“王刚，带领部队上船！”

王刚跳上船，对方明说：“团长，眼看着这么个难得的机会，怎么你……”

“尖刀班已经占领对岸高地，你马上组织部队上船渡河！”方明打断了王刚的话，坚决地下了命令。

“是，上船。”声音虽然响，却不大干脆，王刚的双眉拧成了疙瘩。

二

部队渡过了黑龙河，很快在山南村宿营了。

王刚按照前几天宿营时团长传授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体

会，给各排指定了临时阵地和紧急集合讯号，便急冲冲地找团长去了。为了渡河的事，他那颗心还悬着呢。

王刚心里憋了个好大的问号，推开了团长住的一间草房的门，眼睛一扫，没见团长，只有警卫员小李正在埋头整理着一份什么文件。

“小李，在忙什么活呢？团长上哪儿去了？”

小李把一张纸拿到王刚面前，说：“喏，你看看呗！”

王刚接过来，粗看了一眼，原来是钢笔写的一首顺口溜，内容是冬天行军防止感冒受凉的事，于是漫不经心地往桌上一搁。谁知这么一放，小李又喊起来了：“哎，这可是团长亲自写的，叫我复写几份，送到各班、排去呢。”

王刚一惊，忙又拿起来细看了两遍，偏偏心里有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心里想：“这是行军常识，团长经验多，想的全吧！”于是又问：“团长呢？”“在炊事班。”王刚一扭头，出了门。

来到炊事班，一推门，门板差点儿撞在一个正背着身子切面条的高个子炊事员身上，王刚随口问道：“大刘，团长到哪儿去了？”

“哦，团长同大刘一道洗菜去了。”那“炊事员”转过一张四方古铜色的脸，哈哈大笑起来。

王刚一看，不由得红了脸，说：“嗨！团长，原来是你呀，我听切刀的声音这么麻利，还以为是炊事班长大刘哩。”

“好象你才发现似的！”大刘抓了一把青菜和两个鸡蛋进来了。因为团长每天和战士们在一起，大刘说话也不拘束：

“咱们团长十八般武艺，哪样不精通？就说这次野营吧，团长就想出了不少好法子，喏，这活动案板是扁担串锅盖做

的，这两用炉棚是出门后才改的……”大刘简直唠叨个没完了。

“好了，好了，你这个大刘，怎么尽把大伙儿的事往我头上加啊？”团长笑着，打断了炊事班长的话，问王刚：

“找我有事吗？”

“没什么大事。”

“是不是为了渡黑龙河的事？”

“团长，你怎么知道的？”

“哈哈！”方明没有回答，却大笑起来，说：“我就知道你准得来。好，有什么说什么，咱们讨论讨论。”

大刘见两人谈开了，忙拿了盆子，将锅里的面条盛了出来。

“那你就给小王送去吧！”方明笑着说，看着大刘端着面条要出门，又喊道：“大刘啊！下午路过十里铺时，我已告诉事务长，叫他到街上买一二十斤生姜，你去问问，买了没有？”大刘不解地看了团长一眼，这才去了。

小王生病，自己不太清楚，团长倒已经忙开了，王刚正为这事感到不安，又听说买生姜，更有些摸不着头脑，想问吧，心里为渡河的事实在憋得慌，看到团长在锅里加满水，便赶紧坐到灶门口，边烧边拉开了话题：“团长，过去刘少奇一类骗子为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险目的，在军事上采取取消主义，千方百计地破坏咱们军事训练。现在，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号召我们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我恨不能一下子把连队练成砍铁剃金不卷刃的钢刀子！……”

方明听着，脸上虽然没动声色，心里却暗暗喜欢这个连说话都火爆爆的年轻指挥员：“好一个浑身虎气的小伙子，

不过，还要在思想上加把火，才能炼成纯钢。”

“今天，摆着这么个难得的机会不摔打，倒叫咱们坐船过来，我实在想不通……”

“好，我出个题考考你，”方明沉吟了一会，说，“你说说，什么叫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王刚开始一惊，怕回答不好叫团长揪住了。他知道团长就是小问题也不放过，非弄得你山穷水尽不可！后来一听考题，才松了口气，心想，团长平常的军事思想课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便随口答道：“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指的是按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训练部队，从实战需要出发要求部队。”

“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呢？”方明毫不放松，追问了一句。

“那就是毛主席说的：‘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完全正确。”方明满意地笑了笑：“把毛主席的军事原则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就是我们严格训练的根本所在，你说呢？”

“我，我……”王刚有些不解，“这黑龙河，当年不也是涉水强渡的吗？”

“哈哈——”方明大笑起来，“问得好，这个问题问到关键上了。方明最喜欢下面干部提出不解的问题来问，这样可以真正帮助他们学会指挥部队。于是，他折了一根树枝，在地下划着说：“你看，刚才不是说，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吗？那次渡河是追击敌人，这次过河是集结待命，任务不同嘛。”他看到王刚若有所悟地点了下头，又说：“那时，我

们过了河，虽然浑身冰凉，可是上了岸，一口气追了十多里路，又打了一个猛仗，浑身的热气一上来，一点没事。今天呢，是过河休息，这么冷的天，冻坏了身体怎么办？我们的任务是攻打赤石峰，结果还没沾上赤石峰的边，部队就冻垮了，那还打什么仗？还说什么严格训练？”

“哦！”王刚恍然大悟，兴奋得又是搓手，又是咂嘴：

“嗨！团长，你这么一点啊，我这个脑袋就清楚多了，哈哈，团长这下我可知道什么叫**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了。”

“先别太高兴？”方明不动声色，接着又是一个考题：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要注意的，你说说，是什么？”

“这……”王刚措手不及，急得直抓后脑勺。

“报告！”一个紧张短促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师部来电！”接着递过来一张电报。

王刚接过电报，凑到方明面前，展开一看，上面写着：

“据侦察，敌第一〇三加强营正向我方侧翼迂回，企图接应赤石峰之敌突围。经研究命你连速至石山岭阻击该敌，晨二时务必占领阵地……”

王刚连忙找出军用地图：“哦，离这儿约摸二十五里路，中间还有一条赤水河。”两人不约而同地看了看表：零点五分。

“时间紧促啊！”王刚抬头看看方明，方明不动声色。王刚知道又是在考自己，于是说：“紧急集合，立即出发，战斗动员边走边做，中间开个支委会，按预定分工，各委员执行。”

方明没说话，只“嗯”了一声。王刚转身要出门，听到身后又添了一句：“全部轻装！”

通讯员向各排传达了命令，队伍便迅速出发了。

三

轻了装的八连，迎着茫茫夜色，象一支离弦的羽箭，向着石山岭疾飞。

旷野，赤水河出现在战士面前，惨白的月光射在河面上，急速流动的河水泛着层层浪花，向下游流去，发出“哗哗”的声音，加上越来越猛烈的北风，真有点寒气逼人。

王刚顺手捡起一块石头，掷向河中心，听着石头落水的声音，心里暗暗吃惊，少说有一人多深。眼下，一无桥，二无船，三不靠村邻店的，只有武装泅渡了。可是，连里还有些新战士不会凫水，这该怎么办？王刚不禁焦急起来，他抬起头，用求援的眼光四处一扫，团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自己。他又抬起手腕看看表，已是零点五十分了。时间在不停地流逝着。时间，时间，过河还有十五里路呢！王刚觉得：全连同志的眼光都在紧紧地盯着自己。怎么办？“毛主席关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军事思想结合具体情况加以灵活处理！”猛然，团长的话回响在王刚耳边，一下子轰开了他头脑中的疑云。对，消灭敌人是第一位的，如果被敌人抢了先，就会给战斗带来难以挽回的困难，给人民造成损失。没什么可犹豫的了，王刚马上召集各排排长，研究决定了武装泅渡的方案，并要求派一个班火速砍伐树枝，做成轻便器材，保证几个新同志的安全。

几个排长带着满意的神色离去了。王刚转过身，大声说道：“各排迅速做好泅渡准备，尖刀班马上下水，先行渡河，

占领对岸滩头阵地，保证全连安全渡河！”

“报告！”话音未落，尖刀班长气喘嘘嘘地赶来，说：“团长命令，全连立即做好涉水过河的准备，涉水道路已经选择妥当！”

“涉水？……”王刚大吃一惊，水一人多深，怎么涉水？

王刚带着一连串的问号，跟着尖刀班长向上游走去。走了一百多公尺，尖刀班长说：“到了。”王刚俯身一看，前面河道拐弯处，河中间站着两个人，水只漫到大腿。王刚仔细一看，啊呀，那个高个儿不正是团长吗？他连忙叫道：“团长！……”

方明回过头，喊道：“命令部队，跟着我，马上涉水过河！快！”

王刚心头发热，喉咙眼象堵上了一团东西，他回身对跟上来的队伍高喊：“快，跟着团长下水！”说罢，纵身跳进水里，向团长走去……

四

部队提前十分钟占领了石山岭阵地。

前方观察哨已经派出，山头上，部队没喘一口气，又急忙构筑起工事来。

一个小时后，王刚接到师部的第二号电文：

“据悉，增援之敌，人困马乏，又遭沿途民兵袭击，进展缓慢，现在停止在青佛庙一带，进退未决。故命你连以逸待劳，在石山岭阵地休息待战。”

王刚看完了电报，叫通讯员拿着去找团长，自己检查了

全连的阵地，便命令各阵地留下观察哨，其余的撤出阵地，到山背后避风休息。

北风好象一点儿不顾战士们的疲劳，越加猛烈地向山凹里扑来，被汗水浸潮的衬衣，象冰片一样贴在身上，叫人直打颤。

“大家别坐着不动，那样会冻出病来，起来跳一跳，跑一跑，暖和暖和。”王刚从阵地上下来，向战士们大声说着。此刻，他巴不得快点天亮出太阳，或是打个冲锋也行，这样待着，冻垮了部队可怎么办？唉，要是能烤烤火该多好啊。他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太幼稚，升篝火会暴露目标嘛。

“谁？口令！”不远处传来哨兵严厉的喝问声。

“机动。回令！”

“灵活！”

王刚听出是炊事班长的声音，留神一看，只见两个人抬着一个黑乎乎的家伙过来了，便问：“大刘，你们抬的啥？”

“好东西，又辣又热又香的鲜姜汤。”传来警卫员小李快活的声音。

“姜汤？”王刚又惊又喜，连忙回头喊道：“大伙儿快拿碗来喝姜汤！”看着战士们你捅捅我，我揉揉他，王刚心里高兴极了，对炊事班长说：“大刘，真有你的，拉练也拉出点经验来了。”

“哎呀，连长，你可别张冠李戴，这全是团长的主意！”大刘说。

“团长？”王刚一楞。

“哦，团长还让各班到咱们炊事班烤火去，一次去两个班。”小李说。

“烤火？”王刚看看小李，疑惑地说，“你这小鬼可别开玩笑。”

小李却不说话，只是得意地和大刘挤着眼睛，一转身子，边跑边喊：“快点来吧！”

王刚只好叫一班、二班随大刘去了。

烤火的战士一批又一批地轮换着，回来时个个精神抖擞。

王刚心里一半是喜，一半是疑，等他和几个哨兵来到炊事班，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炊事班在山背后的一个凹地里，用好几块方形大雨衣搭成个帐篷，里边升起篝火，不透光、不见亮。方明抱着木柴，正往火中投去，火光映得他全身通红。

小李看到王刚来了，嚷着：“怎么样，团长的办法妙吧？又烤火，又不暴露目标，棒不棒？”

方明笑着对王刚说：“来了？甭，先让战士，自己最后来，象个关心战士的样儿。”

方明一句话，把王刚说得心里“咯噔”一震：从那首顺口溜到买生姜，从做面条到烧姜汤，从过河到烤火，王刚心里一亮，终于解出了团长的那道考题：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不但要会指挥作战，还应该具备另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消灭敌人”的战斗中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去冲锋陷阵；在“保存自己”的时候，要处处为战士着想，关心和爱护他们，这是战斗胜利的一个保证。团长啊团长，为了带好年轻的一代，你言传身教，呕尽了多少心血啊！王刚想到这儿，不禁脱口而出：“团长，你的考题，我已经……”

方明摆摆手，爽朗地大笑起来，笑声中包含着多少老一辈对接班人的殷切的希望和真挚的感情啊。

西南方传来一阵沉闷的重炮声，两人钻出帐篷一看，远处夜空中挂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赤石峰总攻开始了。

师指挥所又发来了第三号电文：

“增援之敌，孤注一掷，抛弃辎重，向赤石峰猛窜，已快至你连阵地，命你连坚决予以阻击，保证总攻胜利。”

方明看完电文，照例不讲话，只是眯缝着双眼看着王刚。

王刚看着方明那坚定、严峻的目光，完全理解了首长的心情，也完全懂得应该怎样处置，他迅速果断地向跑来的各排长下达战斗命令……

方明满意地望着王刚的身影消失在晨曦中，眼睛倏地一亮，露出了笑意：好啊，这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了。然而他又收敛住了笑容：小伙子，战斗中你应该怎样应付千变万化的情况呢？学习是无止境的，火焰正高，但不能抽柴，只有加风才能炉红火旺炼硬钢啊。于是他拉开大步，沿着阵地走去。

随着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一抹红霞，石山岭阵地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